

征服世界的胡蘿蔔

4D 曾珮淇

我有一個神奇的大姐。姑且先叫她阿銓吧——在其他人眼裏，她大概是個活脫脫的奇葩，但我倒覺得她還算正常，只是有那麼一丁點兒的與眾不同——阿銓這名字當然不是本名，但也不是我胡亂取的。那麼，阿銓為甚麼叫阿銓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這是她在很久以前給自己取的筆名，但我倒是沒見過她認真真正地發表過甚麼作品。

我和阿銓，認識了十五餘年，大概因為她比我大兩年吧，我做甚麼都依着她，連興趣也似乎因此而變了。她畫畫，我也開始畫；她中文寫作分數高，我就開始練筆；她到圖書館去，我也就跟着。甚至連選科，我也選了跟她一樣的文學。要不是統一派位時運氣欠佳，我應該是跟阿銓同一所中學的了——然後她一定會朝我翻白眼，說：「怎麼又跟着我！」

阿銓是個很藝術的人，我有時候甚至懷疑這傢伙體內流的不是血，而是顏料。早在我們唸幼稚園時，她回到家，不做家課，而是在日記本裏塗鴉——我的日記本——即使那其實只是一本寫了兩頁日記卻格式錯誤的習作簿。而她這個不停畫畫的習慣大概已經像是呼吸般無法停止了吧，我每次看到她翻開講義，總不是複習，而是在上頭畫些甚麼。而課本亦然，總是滿佈了塗鴉。

在她的學校裏，阿銓的地位應該是數一數二的。她並不是擔當了甚麼了不起的職位——事實上，成績單上甚麼都沒有顯示。可她是全校唯一既會設計，又會排版的學生，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二十五周年校慶的各種周邊商品的繪者。她學校的視藝老師聽說是全校最兇的，可她偶爾卻會淡然道：「今天午飯時間沒啥幹，在視藝室聊了會兒天。」至於她為甚麼願意接下這差事？「為了在簡歷裏加上幾筆啊。這是常識吧……啊，對了，還有——每項

周邊商品的負責老師都不同，他們怕我不交稿，不敢罵我上課睡覺的事。」我聽着，差點沒吐血。

都說藝術家的性格非常有特色，這樣說來，阿銓大抵是一個了。明明在家裏，可偏用全名稱呼我，還不覺得有甚麼不對；唱歌非常好聽，各種音調都有模有樣，可偏得在夜深人靜時即興而發，讓人嚇一跳，唱的還是日語；總是面無表情，別人一問原因，就反問人為甚麼非得要笑……總括來說，就是八個字：靜如癱瘓，動如抽風。

我老是跟着阿銓做各種事。所以她相當煩我——但最近我倒也有點煩她了。為甚麼呢？

是這樣的：她在某連鎖家具店買了個價值六十九塊九毛錢的玩偶，每天吊着嗓子假裝它說話：「我是聰明的天才蘿蔔，今天也非常活躍！」每天都一樣的台詞，還說要和那玩偶一起征服世界。

於是我無言以對，只好問她：「要不，你給它配隻坐騎好了？多威風！」我沒說出口的是「配合主人抽風的腦袋」這幾個字。

我沒想到的是，上周日她哭喪着臉對我道：「我又去了一回，但那個鯊魚布偶還沒進貨。」

想像了一下胡蘿蔔騎鯊魚的畫面，我噗地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人物描寫生動傳神，用筆活潑有趣。「我」雖然寫的是人物的荒誕神怪，但卻暗暗流露對這個胡蘿蔔欲征服世界之敬重，也反襯自己的平庸與鄙陋，手法圓熟。

周惠儀老師